口罩平等

史上最長「口罩季」還沒有解封。眼看着春天的桃紅柳綠，鶯歌燕舞，卻不能暢快呼吸，這感覺大概只有被禁錮五行山下的孫行者最能體會。而口罩，跟如來的那張封條差不多。孫行者的老對手哪吒，是去年中國電影的首席IP，如今忙得不可開交。你想啊，三頭六臂，天天光戴口罩、勤洗手，就要浪費多少工夫？四面佛、千手觀音，還要更加疲憊。

不過，對於口罩，卻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對於俊男美女來說，口罩簡直是「顏值收割機」。一張大口罩蒙在臉上，哪能顯出自己的盛世美顏呢？筆者上中學時，學校強制統一穿校服。管你家裏是否有錢、服裝多少，都一視同仁。

口罩比校服殘忍得多。畢竟校服不擋臉，顏值不打折。但口罩不同了，就像劫富濟貧的好漢，管你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也要泯然眾人矣。東施西施的顏值差，瞬間壓縮許多。所以，東施們對於口罩不僅不抗拒，還要歡迎呢。「石榴姐」的血盆大嘴，「齙牙珍」的齙牙，「王百萬」的黑痣，「如花」的鬍鬚，統統不見了，一罩遮百醜。而且相比較花色繁多的普通口罩，醫用口罩基本是藍白兩色平分天下，更加單調。

口罩更是懶人福利。早晨多睡了一個「回籠覺」，男生來不及刷牙、剃鬍鬚，女生來不及塗唇彩……天空飄來五個字，「那都不是事」。口罩在，能遮蓋！就是對女神來說，再高檔的唇彩也展示不出來，倒是也無需浪費這個時間。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一些人的選擇障礙症。當然，選擇障礙症，向來是白富美、高富帥的專利。咱這等矮窮矬，本就沒有多餘選項，也就沒有障礙。

不過，既然半張臉都因為口罩「被平等」了，眼影和睫毛膏的PK就更加慘烈。這算是口罩的一個蝴蝶效應吧。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天地一逆旅

掐指算來，我已經在這個社區住了十四個年頭了。女兒比我住的時間短，但對樓下告示牌，看得比我認真。這和她剛會識文斷字，對文字有股新鮮勁兒有關。更可能是她出生於此，是社區「原住民」，潛意識裏便多了一份關照。

與「原住民」相對的，有「移民」，還有「拆遷戶」。「拆遷戶」在中國的大量出現，好像是九十年代。那時我已離家求學，錯過了在家鄉成為「拆遷戶」的機緣。不過，在現居城市輾轉遷居的經驗告訴我，拆遷戶的多少對社區樣貌影響頗大。

有的社區，住戶都是新的，平日裏急匆匆來去，真是「天地一逆旅」，遇到事兒，也是親兄弟明算帳。有的地方，拆遷安置的居民多，雖然樓是新樓，樹是新苗，牆上的宣傳海報似乎散發着油墨味兒，一切都在催促新的開始，卻總瀰漫着一股不急不緩的氣息。夏日的晚間，就很熱鬧，三五扎堆地乘涼，大聲聊天，忽然響起陣陣大笑，老遠的打招呼、互相問候，就連被牽着的狗，好像也活泛一些。

也是在九十年代，網絡世界逐漸成型，我說的不是互聯網技術的成熟，而是人們開始遷移到這個「新世界」中生活。一開始，好似城裏有了遊樂場，想放鬆一下了，才會過去；慢慢的，又開了百貨商店，從家用電器、珠寶首飾到油鹽醬醋，應有盡有；再後來，這裏竟還可以上學、找工作、交友；最後，連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生老病死，似乎都無法離開它了。我們成了「新世界」的居民。

如果把網絡比作一個大社區，從最早入駐「新世界」的那一代到今天，這小半個世紀裏的幾代人，其實都可是「拆遷戶」。拆遷戶當然是新居民，但也是一群老傢伙，一邊享受着新生活的樂趣，一邊總想循着舊日子的過法。細品起來，網絡生活那些不痛快，以及小青年讓人無法理解的作派，大半或來自於此。想通此節，心態會平和許多。畢竟，新世界屬於它的「原住民」。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君問歸期

獨在異鄉，避疫超兩月。有朋友問何時返港，心頭一時襲上焦躁，便借李商隱詩句作答：君問歸期未有期。

疫情未了，新風險又生：內地出現了輸入病例，並發現了無症狀感染者。剛鬆了一口氣的形勢重又變得嚴峻。香港新增病患也每日雙位數增長。再就是美歐疫情日日吃緊，寫稿時美國感染者是十六萬……

年卅從香港回廣州過年，原本打算初四返港，絕未料到一場疫情迎頭撲來。為人為己為社會，都必須宅守家舍，不鬧不動。

世界全球，疫情處處，各國、各地、各人都面對一個公敵——新冠病毒。人類不分國度、種族、民族，自然地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儘管處處都有醜惡人性的表演和刺耳的聲浪，但求生存求未來的意志還是譜寫出曲曲美好人性的讚歌：無私奉獻，合作互援，抱團鼓勵，樂觀抗疫……現實中固需鞭撻陰晦黑暗，但此刻更需要溫暖和激勵人心。

美國紐約作家的《藍藍日記》和《德國作家日記》，反映出抗疫中民眾自律、平和、助人的品格；各方努力去維持的鎮定、有序、順暢的力量。作者並非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地只靠電話、郵件和社交媒體搜集資料，以揭發真相的姿態表達憤怒、譴責、批判，後兩位寫的是走到外面所見到的真實世界，那裏有生活的瑣碎和氣息，有溫暖的人性，平靜內斂的文字透出的是善良溫厚，疫情中緊張、焦灼、恐慌的人心得到安撫。

我更喜歡後兩款日記潤物無聲的力量。此刻想起李商隱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再話巴山夜雨時。李詩文辭安靜，寫出的愛情與思念，對未來相逢的憧憬卻情深意濃。若再有人問起何時返港，便答：今日無歸期，明朝有聚時。這比只答「君問歸期未有期」會少了些沮喪吧？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會憶

標題不是錯字。「會憶」是美國科幻小說家姜峯楠（Ted Chiang）一個短篇科幻小說《雙面真相》中的核心。或許你還不了解姜峯楠這位四獲雨果獎的作家，但很可能看過《天煞異降》（Arrival），這部電影的原著就是姜氏所寫獲得一九九八年星雲獎最佳中篇的小說，而小說的名字顯然更加「文藝」——《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

說回「會憶」，Ted小說的設定中是一個超級視頻記錄和查詢系統，它可以不間斷地記錄人看到的每一個瞬間，並在需要的時候調出來供記錄人查閱。平心而論，這一設定在科幻世界中並不少見，根據荷里活的思維邏輯，可能會用來破案——看似撲朔迷離，不可能解決的迷案，通過這一系統回到現場，發現蛛絲馬跡再經過毫無必要的一系列飛車追逐，最終將真兇繩之以法；也可能會用來「與過去的自己和解」，主角深陷各種困擾，絕望之際通過這一系統，回到自己一直逃避的痛苦記憶中，勇敢去面對，然後再回到現實，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的主角從此所向披靡……

而同樣面對這一科幻的「原料」，《雙面真相》就很人文很「姜氏」。「……我發現了數字記憶的真正益處。關鍵不是證明你做對過什麼，而是承認你做錯了什麼。」當看到這裏的時候，突然有一種醍醐灌頂之感——人的記憶雖然是基於客觀事件，但由於觀察角度、當時心境等等不同的因素，又是如此主觀。記憶中被主觀因素改造了的客觀事件，往往「面目全非」，但我們對自己的記憶又是如此的深信不疑，有多少誤會由此而起，又有多少仇恨由此而生。如果有一天，記憶都有一個客觀的旁證，或許我們對自己的人性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世界末日的幻想

全球暖化、天氣反常、病毒肆虐、天災連年，這些四字詞讓你想起什麼？是人類文明正在倒數還是上帝將要降臨的先兆？或許這些聯想都是由人類集體潛意識反射出來的心靈原型。世界末日經常成為電影主題，還記得十多年前的電影《明日之後》最為深刻，以全球暖化引起的極端氣候造成的世紀災難，地球重新踏入冰河時期，當年看完電影後我曾積極參與環保活動，當然時間久了一切又打回原形。另外，最多人熟悉有關世界末日的故事，應該是聖經和古蘭經內都有記載的挪亞方舟，上帝要懲罰人類，故以大洪水淹沒大地一百五十天之久，只有挪亞一家和各種動物得以幸存。而除在電影和故事外，世界末日最常出現於夢境之中，火球從天而降、山崩地裂、洪水海嘯等，我夢過不少。

你可能會想，人之所以會發世界末日的夢，必定是因為看過世界末日的電影，而之所以有世界末日的電影，必然是因為受聖經或其他神話故事所影響，那麼記載聖經和創作神話的人，又是如何「發明」世界末日呢？著名精神科醫生埃力加（Edward Edinger）認為人類正處於巨大的文化轉變之中，而人類正用自己的方式去結束過去的世界。我們需要借助世界末日的原型力量去幫助推倒過去的一切。當世界末日之說越趨熱烈，反映着人類集體潛意識對轉變的需求越見浮現到意識之上，當公眾對自然災害增加關注、另類宗教信仰、新紀元思想等的興起都是一個明顯指標，指示着世界末日的原型力量正從人類集體潛意識快速升起，影響着世界上每一個人。

今天社會都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從冰川融化、澳洲大火到今天全球疫情流行，不少人內心會冒起世界末日的想法，內心的焦慮開始擴大造成恐懼和混亂，如果人類文明真受到威脅，可能不是由天災而起，而是我們心靈對世界末日這個自我預言的實現。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培養「全科」博士

美國不存在研究生擴招，但博士畢業都要在高校工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今最受人青睞的「終身教職」類崗位只佔所有學院崗位的三分之一左右，美國大學編制又緊，「一個蘿蔔一個坑」。入職後一做幾十年的教授大有人在，這就讓應屆畢業的博士感到「畢業即失業」的恐慌。

不過別過分焦慮，史丹福大學就業中心的Chris Golde博士最近採訪了有關專家，為有志於在學院外發展的博士生提供了實用建議。博士畢業並非只有學院一條道路可走，首先要認清形勢，也認清自我。如，做點調查研究，獲取確鑿數據，搞清本專業領域每年有多少學術崗位，有多少畢業生，一般博士畢業多少年才能找到正式工作。還有，不要被幻想、執念蒙蔽了雙眼。當年的理想可能已發生了偏移，如今你究竟做什麼時興致勃勃、從不喊累、永不言敗？當然，愛做飯不一定標誌着你適合當大廚，但職業與激情盡量相配才是持久發展之道。

最重要的是，讀書是歷練，無論專業為何，平日都要致力培養五種關鍵能力：團隊合作、項目管理、口頭發言、在預算內按時完成任務、與圈外人溝通。即便是文科生，也要設法學習市場營銷、社交媒體、圖案設計、數據分析、軟件編程、IT聯網等方面的技能。

要求太高？專家並不指望面面俱到，只要學到以上任何一項就能為文憑增值。而且，可通過服務、做義工等課外活動學習技能，並詳細記錄自己的點滴成就，這些對找工作都大有好處。職場殘酷，求職不易，也只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落墨不隨嵐氣暝

曾有一名畫商，常四處誇誇其談，自稱是「古畫權威」；在收藏界和網上紛紛散播傳言，指他藏有宋末元初著名畫家錢選的山水畫真蹟。一些富有的收藏者風聞而至，願出高價求讓。行內人士皆知，博學多才而無求於世的錢選，所繪有盛唐之風的「金碧山水」，存世者極少；慕名之輩求之若渴。結果，該畫以甚高價售出。畫商十分卑鄙，同時散播流言，說另一藏家所擁有的錢選作品是假畫，以求揚己抑人。筆者細看過兩幅畫，發覺剛好相反；其實，畫商售出的那幅是假的，藏家的一幅才屬真蹟。偽品為晚清仿作，不但結構鬆散，運筆線條乾澀呆板，而且敷色庸俗。真蹟運筆內擫，一氣呵成，綠淺墨深，細膩清潤，線條平靜無波，設色均勻純正，完全不表現明暗；無宋人的習氣，卻富唐畫的「古氣」，筆法絕類輞川（王維），而且山水間瀰漫錢選隱世特有的孤寂感，可說冷逸逼人。這事使人聯想到近代洋狂人經常用「推特」罵傳媒的真實報道是「假新聞」，其實自己不斷謊話連篇，竊以為虛假的東西說上千百遍，愚昧盲目的無知者便信以為真和上當。「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曹雪芹睿智，早在《紅樓夢》中道出世情。

錢選的假畫着實有不少流傳於世，一些元仿者也被編進《石渠寶笈初編》；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孤山圖》、上海博物館的《四季桃花源圖》和天津文管會的《青山白雲圖》等，

亦屬當時的偽作；但由於作法高明，亦是元代初期所繪，故也有參考和收藏的價值。錢選是南宋遺民，與趙孟頫等同稱「吳興八俊」，但恥於入仕元朝，寧願隱居雲川浮玉山，後來署欵改為「雲溪翁」和「雲川翁」，以詩畫自娛，「老作畫師頭雪白」，「一樽且向畫圖開」。他的人生觀，可用其幾句題畫詩概括：「我亦閒中消日月，幽林深處聽潺湲」；「山居惟愛靜」，「無求道自尊」；「落墨不隨嵐氣暝，幾重山色幾重瀾」。**附圖**是他以青綠山水畫法和設色，繪《王羲之觀鵝圖》（紙本，局部），畫右軍悠然立於蘭亭中，氣氛寧謐，如進入忘我境界，細心觀看顧盼有情的一對鵝浮游水上，領悟書法的奧秘似的。他另一代表作《浮玉山居》，風格同樣古樸平淡。清代乾隆皇帝曾以水墨臨仿前者，筆墨與線條同樣差劣生硬，簡直是對錢選真蹟的「謀殺」。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帶來希望的旋律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令幾乎所有事情畫下了休止符。原定近日在香港舉辦的坂本龍一音樂會也因此推遲到九月。儘管眼下無法現場一睹「教授」的風采，但仍有辦法一飽眼福——坂本龍一與其他音樂家合作的特別音樂會近日晚在網絡平台免費全程直播，這是「教授」隔空為身處疫境的樂迷們打氣。

其實，坂本龍一已不是第一次用音樂為災難中的人們加油鼓氣。今年二月，他就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為中國樂迷帶來了兩場表演。一場是他為因疫情宅家的中國小朋友演奏名為《Aqua》的作品，並鼓勵他們「用這些時間，去讀很多書，聽很多音樂。畫畫，寫詩，彈奏樂器，看電影也是不錯的選擇。還有別忘了在家做一點體操運動。努力渡過難關吧。」另一場則是一周之後，他在線直播三十分鐘的「音樂實驗」，利用石頭、碎瓦、瓷碗等製造了多種空靈卻又都是源自大自然的聲音。特別是畫面定格在刻有「中國武漢製造」的吊鈸，以及曲終時他對着鏡頭用中文說出「大家，加油」，一貫的溫柔與篤定，無不令觀眾倍感溫暖。

從一九七八年出道至今，坂本龍一可謂毅力不倒的「流量擔當」。大家熱愛他，不光是因為音樂，更源於他作品中帶有的社會性，以及作曲家本人對公共議題的關心。他敬畏自然，不止一次地在媒體訪問中表示：「我們正在摧毀許多其他物種。每一天我們都在殺害，讓其他物種消失。人類可能是在歷史上唯一破壞自然環境和殺害其他物種且沒有意識的……我希望人類在未來可以更加謙遜地意識到大自然裏其他物種的存在。我希望下一代可以意識到有責任去修復這些問題。」

用音樂傳遞能量，是坂本龍一不同意的說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很容易辨別真誠的旋律，即便沒有高超的技巧，僅是簡單的彈唱，但它已足夠為灰暗的日子帶來希望。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